

父亲刚强

彭京宜

1930年7月，父亲彭道安出生于湖南省宜章县碣石彭家村的一个穷苦人家，小时候便上山砍柴，下田割稻，跟着奶奶讨饭，带着姑姑卖甘蔗，还在县城某中学当过童工。父亲的少年时光，是用老坛子里的苦水浸泡过的。共产党来了，他才甩掉了穷困，成为县里的一名年轻的革命干部。

他在每个岗位上都干得很出色。他说得最多的是，幸亏五姨在关键时刻给他送了一坛药酒，这坛药酒不知道浸了什么药，喝了以后，脚上的伤痛冒得了，背上的伤痛冒得了，全身的伤痛都冒得了。他反复说这些话的时候，通常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拿起筷子，夹一块团子肉或酿豆腐，乐呵呵地往嘴里送。

说到过年过节，我们家的大年三十也不一样。父亲通常要求我和弟弟先吃红薯，再吃猪肉，前者是“忆苦”，后者是“思甜”。他告诉我们，解放前啊，你爷爷、你奶奶、爸爸、还有姑姑，能吃到红薯这些东西就不错了，到哪里去吃猪肉？还有鸡肉鸭肉鱼肉呢？今天翻身了，解放了，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就带头吃起红薯来，当全家人都吃起红薯来，父亲就显得格外开心。

父亲的严格在本县是有名的。小时候，父亲经常抱着我去逛街，但不会给我买任何吃的和玩的。我说那包子好

小鸟的欢歌

阳宗峰

天刚朦朧亮，熟悉的啁啾声欢快地叫开了。

打开宿舍门，碧绿的小叶榕随着海风轻轻地摇曳，几只小鸟在门前的榕树上飞飞啾啾。

我伸了伸懒腰，抬腿向小叶榕走近了两步，仰头、眯眼，打开鼻腔，一股凉凉的、柔柔的海风夹着丝丝沁人的草木清香幽然地润湿了胸膛。

就在我沐浴如母亲轻抚孩童般的清风中，安然地享受这美好的清晨时，一只小鸟轻盈地飞到了我眼前的一条小枝丫上。

它的个头如山麻雀般，小小的身子，尖尖的嘴，浅绿的羽毛，短短的尾，与院子里翠绿的、淡黄的树叶相辉成映，如果不是眼周那一圈白色和脖子下一小撮淡黄的羽毛，如果不认真地细看，还真发现不了这个小精灵。

我站在树底下，它就在我的眼前欢快地跳跃着，旁若无人般地，一点也不怯生地，或转头或仰头或瞅瞅或瞧瞧，在一根枝条上刚停留一下下，又欢快地跳跃到另一根枝条上，还不时地啁啾两声，好生令人欢喜惹人爱。

榕树上结满了如豆般大小的种子，熟透的早已变黑，未熟的还在努力地变黑。树底下，是一地的“繁星”。这是种子成熟后自然掉落的杰作，也是小鸟觅食的杰作。如豆般滚圆的种子被小鸟用力啄开享用时，免不了自然地掉落，一些熟透的果子轻轻一碰触就掉在水泥地上摔成了几瓣，有的还流出了少许黑汁，将水泥地弄了个大黑脸。还好，一场大雨，这黑汁就被冲得一干二净，并不令人生厌。

凝望，沉思，又是一阵欢快的啁啾声，一只小鸟从另一棵树上振翅膀飞到了我的眼前，紧接着，又是一只，又是一只……

是唤它们来一同觅食，还是因为树下多了一个我，唤来一起观察和欣赏我来了？正如诗人笔下灵动的文字：“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你。”也许，小鸟也如进了动物园一般，把我当成了园中的猴来欣赏呢。

突想，小鸟、榕树和官兵们天天在一个小院，早已成了熟悉的朋友、友好的家人啊！要不然，我凑到树下，小鸟怎也凑过来？是互道早安吗？想到这，我对着小鸟小声念道：“早啊，小鸟们！”小鸟们忙乎也听懂了我的心声，一声声啁啾地叫了起来，好像也在和我打招呼。

吃，他说对好吃，但不会买；我说那糖好甜，他说是好甜，但不会买；我说那玩具手枪好玩，他说真好玩，但不会买。12岁的弟弟从他未开包的香烟盒中挖出两根来，一根自己抽，一根给我抽。父亲发现后雷霆万钧，用双腿夹住弟弟“审讯”了半小时，弟弟顶不住“刑讯逼供”终于承认了，而我不待“审讯”就“招供”了，直到20多岁也不敢再摸香烟。我上大学时，曾去看望来党校学习的他，踌躇再三，提出要钱买一件白衬衣。他眼睛一瞪：“进城才几天呢，就变成这样了，你有两件衬衣嘛，短点没关系嘛，老百姓有几件衬衣？”退休以后，他常与老同事们谈起孩子的教育问题，每当有人提到后辈“不听话”时，他总是自鸣得意：“哼哼，要是我啊……”

父亲的较真更是名声远播。上个世纪80年代末，《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宜章有个彭道安》。文章写道：在湘粤边境的湖南省宜章县，有一个叫做彭道安的工商局长，使从广东走私汽车到内地的那帮人闻风丧胆。据说，此人查处走私车毫不留情，无论是地方大员还是军警高层，无论是金钱还是美女，无论是硬招还是软招，统统过不了关。无数神通广大的走私车，都在宜章县的107国道趴下，在油盐不进的“彭霸天”面前趴下。当年我从贵州贵阳回到湖南宜章过春节，亲眼看见大年三十晚上有走私者跪在家门前，请求从轻发落，父亲始终无动于衷。父亲的逻辑简单而凛然：走私汽车是违法行为，谁要敢做，谁就要敢当！

父亲是2015年6月走的，是离85周岁还有24天走的，距今已经3年多了。父亲，您在天堂过得惯过得好吧？天堂想必还是有是与非、正与邪、好与坏吧？您大约不会改变自己的脾性吧？愿您坚守自我、保持本色，您的儿孙们会永远记住您的！

我更喜欢了，朝着小鸟们露出了笑容，小鸟们似乎也懂得礼尚往来，更欢快地跳跃、更欢喜地啁啾。也许是这一树的欢快感染了整个小院，旁边的榕树上，也传来了这一色的小鸟欢愉的叫声，叫醒了太阳，叫醒了海风，也叫醒了我美好的心情。

低头间，脚前方一片白色的印记窜进了眼帘，这不是鸟粪便吗？难道树上有一个鸟巢？顺着鸟粪便的方位，我努力地搜寻眼前的枝枝丫丫，一如鹅蛋般大小的鸟巢就在我的眼前，就在那个板凳就能够得着的一个较隐蔽的枝条上。我惊讶了，我的宿舍门前竟然还筑了一个鸟巢！

蓦然间，一个好奇地念头又冒上了心头。这么多的小鸟，该不只有这一个鸟巢吧？于是，我绕着院子，一棵树一棵树地找寻，就在另一间宿舍门前，竟然也发现了一个。这个鸟巢，筑的更低，好奇的我踮起了脚尖，伸出头，3只毛绒绒的小家伙齐刷刷地探出了头，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巴，它们这是把我当成了父母来喂食呢。

惊喜间，又一个疑问冒上心头：鸟巢筑往住都是就高、就静、就安全，院子里的小鸟为何偏偏反其道地倚人而居，而且还把巢筑在我们宿舍的门口，还巢的这么低呢？难道不怕我们吗？不怕小鸟受伤害吗？还是这个岛上的小鸟就与其他地方的小鸟与众不同呢？我心中充满了疑惑。

是为排解寂寞，与官兵凑热闹？是信任官兵，能给小鸟避风挡雨？是喜欢官兵，就愿与官兵同檐而居？还是早已把官兵当家人，愿一家人和谐和睦相处？疑惑间，想起了一句话：“种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而我们的院子，是“种得小叶榕，引得小鸟来”啊！

院中小鸟个头虽小，却长得很快。一个星期后的清晨，当小鸟的父母叼着小青虫飞到窝边时，小鸟们竟都探出了长满淡绿色的头来，有一只胆大的小小鸟轻轻一跃，就叼走了鸟妈妈或爸爸嘴中的青虫。

想到还没见到宿舍门前的这窝小鸟的“庐山真面目”，再过两天就要振翅飞翔了，不免有些失落。一个头高的战士似乎懂我，也似乎比我更好奇更关注这窝小鸟，待鸟妈妈一飞远，待我一转身，就走到鸟巢旁。许是被眼前的庞然大物给惊着了，窝中的一只小小鸟竟一振翅飞出了窝。紧接着，就是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

我们很是自责、担心和害怕。担心小鸟的弱小，害怕太阳的毒辣、大风的无情，可后来发现，这些担心和害怕都是多余。4只小鸟离窝不一会，就开始不停地叫唤，很快就把不远处正在捕虫的父母引了过来。鸟妈妈鸟爸爸几声啁啾，小鸟们便陆续飞到了父母身边，不一会儿，又都飞进了窝。两天后，4只可爱的小鸟就在院子里的榕树间轻盈地来回穿梭，欢快地来回歌唱了。

这个春天，我们又多了一群亲密无间、能共同坚守和护卫海岛的“南海卫士”。

大一的第一个学期是最轻松的，高考的长跑终于告一段落，跳进龙门的鲤鱼也该舒缓地悠游一段了。我还是“清风无事乱翻书”。大外的中国古代文学讲《诗经》和先秦散文，外国文学讲古希腊神话，都是从盘古开天地讲起，但因为这些还没有与我的生命体验接通，我还不能从内心深处喜欢它们。倒是中国现代文学从五四新文学开讲，鲁迅的散文诗《野草》、冰心的散文诗《繁星》《春水》、庐隐、石评梅的感伤小说、徐志摩、戴望舒的新诗，都曾或多或少拨动过我的心弦。但最对我胃口的还是两本薄薄的小书，一本是郭风的《鲜花的早晨》，一本是何其芳的《画梦录》。

两本都是散文诗集。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珍珠般散布着这样一些书，当你在恰当时刻遇到它，你会觉得它简直是为你而写，里面的一字一句都应和着你的心跳和呼吸——它是“你”的书，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打开它，你就会立即进入它的意境、氛围的笼罩之中，与它的气文接通，仿佛手中拥有了一支魔棒，无论从哪一个汉字进入，你的灵感的大门都会豁然洞开，火花四溅，熠熠生辉。

这真是一种奇妙的读书体验。《鲜花的早晨》和《画梦录》，当时就是我的“灵感之书”。

记得《鲜花的早晨》中有一篇散文诗《雨中，我看见蒲公英》：……是一阵骤雨……

是一阵夏天的骤雨吧？雨从我们村的上空——

从那好像松散的煤烟一般的浮云与浮云之间，洒下来了。

这时候——

我看见有的雨水，洒在溪边的乌柏树上了；

有的雨水，洒在溪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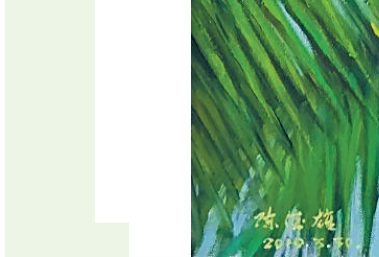
——我看见那流动不止的溪水上，在雨中生起一朵朵水泡，好像开放着一朵朵珍珠般的花朵；开放了，在溪水上浮动着，又立即凋谢了……

我看见有的雨水，洒在村前的石桥上；

——过桥那边的溪岸上，有一条草径，两旁长着一片青草。我看见从我们村庄的上空，从那煤烟般松散的浮云间洒下的雨水——

我曾反复吟咏这篇散文诗，那流动的思绪，舒缓的语调、回环的句式、往复的吟唱，都似乎溶进了我的血液之中，我的心随着这些优美的文字徜徉在雨后清新的大自然中，深深地陶醉了。

不久，我自己也写了一首散文诗，叫《小小的红衣女孩》，大意是在盛夏席天幕地的雨丝中，天地间一派湮染的浓绿，万径人踪灭，唯有远远的一个红点从小变大——原来是一



两年前的一个夏夜，我如往常一样，打开了我手机里收藏的音乐，随机播放。这些音乐，有很多是以前收藏的，曲名已记不太清。刚一打开，就是一首钢琴曲，入耳是很平常的古典旋律，我并没有在意。

但渐渐地，琴声开始跳跃，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心弦，也随之跳跃起来……

我立刻扫了一眼手机的屏幕——曲名是福雷的《船歌》。

原来是福雷！我不禁有些惊讶。自从听过《拉辛之歌》和《安魂曲》，法国作曲家福雷的名字，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船歌，原起源于意大利的威尼

唯美感伤的青春散文诗，

王雁翎

个撑着红雨伞的小小的红衣女孩儿走过来了。这篇明显可以看出模仿郭风的痕迹。正好当时班里征集作品办墙报，我就起了个“韵凝”的笔名，送了上去，惹得同学们在墙报前七嘴八舌猜测“韵凝”是谁，我耳红心跳赶忙躲到了一边。

《画梦录》我记得封面是一把黑白的纸扇，飘着些烟云，似乎还有一滴大大的清泪。打开目录，一径读下去：《雨前》《黄昏》《独语》《梦后》《哀歌》《迟暮的花》……尽是些缥缈的忧伤、寂寞的清愁、美丽的孤独、梦幻的低语……但它的文字是多么美啊，比如：

我曾有一些带伤感之黄色的快乐，如同三月的夜晚的微风飘进我梦里，又飘去了。我醒来，看见第一颗亮着纯洁的爱情的朝露无声地坠地。我又曾有一些寂寞的光阴，在幽暗的窗子下，在长夜的炉火边，我紧闭着门而它们仍然遁逸了。我能忘掉却都如忘掉快乐一样容易吗？（《画梦录·黄昏》）

我被这股唯美忧伤的气息铺天盖地地裹挟，自己也变成了一朵瑟缩着做梦的小粉红花，“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者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鲁迅《秋夜》）

写下《画梦录》这些如诗似梦般精致华美文字的何其芳，正是人生中做梦的年纪，他就像鲁迅《秋夜》里所说的那朵瑟缩着做梦的小粉红花；我也是。也许所有的青春都曾是个“小粉红花一族”，尤其当你破天荒秘密地爱了一个人的时候，临风洒泪，见月伤心，那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画梦录》虽说是散文集，但开篇却是何其芳的一首诗《预言》：

——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

临！——你夜的叹息似的渐近的足音——我听得清不是林叶和夜风私语，——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告诉我，用你银铃的歌声告诉我，——你是不是预言中的年轻的神？（《预言》第一节）

这段诗是那么贴切地应和了我的心跳：希望、欣喜、未知、祈盼，正是我当时九曲回肠的写照。我高中时的白马王子上了北方一所名校，也是中文系，一进大学校门，我们就开始南北飞鸿。我们互相用散文诗一样优美的文字、夸饰的词藻描述着彼此的大学校园生活，我们没说一个“爱”字，但我感觉，字里行间却满满都是“爱”——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恋爱中的人自然而然就达到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最高境界。

那是我的散文诗时代。我兀自沉浸在散文诗的情调和氛围中，每天晚上都怀揣着隐秘的激情写着“情书”和日记，满纸“哦”字的轻叹和省略号。写信、盼信、收信，成了我大一开始一个学期的主要内容。

但可悲的是，我们并不是心照不宣。有一天，他那长方形的镶着红蓝条纹的航空信封又如期而至，却像一把锋利的刀片，杀死了我——他说：我的朋友，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爱上了一个姑娘！

这个姑娘不是我！——我激动的歌声你竟不听，——你的脚竟不为我的颤抖暂停！——像静穆的微风飘过这黄昏里，——消失了，消失了你骄傲的足音！

——啊，你终于如预言中所说的无语而来，——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预言》第六节）

我的初恋就这样戛然而止，那个命中注定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并不是他！那份真正属于我的爱情，尚未来临。泰戈尔说：鸟已飞过，但天空无痕。无痕的是天空，有痕的是人心。我庆幸伴随着初恋而来的文学的馈赠与滋养，它培育了我对美的热爱，对文字的敏感，足矣。

随着初恋的终结，我的散漫的、杂乱的阅读也告一段落，开始进入了大学中文系学生的专业阅读。这时已是1982年的早春，古今中外无数的书籍向我涌来，而我，却再也没有书籍匮乏时代那种刻骨铭心的阅读感受了。

诗路花语

鹿回头的传说

倪俊宇

这是来自五指山河溪的源头流经千年风月的传说这是椰风协奏海韵和音绕着炊烟的远古黎谣……

执着的猎手，回头的仙鹿为我们拨开人生的尘雾：不是远方都是海一样的迷茫不懈的追求终会演绎出传奇看九十九座山亦的足印看九十九道溪涧的身影什么断崖、端流，抑或风刀雨箭，闯过了，呈现的便是不离不舍，美丽的千秋爱情有拜罢耕耘的如画田园有帕扣绣织的斑斓黎锦……

面对传说定格成的塑像，我不仅仅闻到山栏酿的酒香不仅仅听到鼻箫唱的悠扬那坚韧跋涉的晨风夕雨哦，总在内心深处鸣响

时高时低的对歌声，在椰林间流淌诺言是绿风中的鸟鸣谁在那个颤音上打开眉结心与心的絮语听得上弦月翘起嘴角

弦声，朦胧了挽住笑晕的椰羽弦声，悠然飘入深邃的山色……此刻，黎山醉了，醉了唯有甜吻，醒着

夏日燕冀堂·犹记清水湾

陈健春

海边行。看清波彼岸，浪气悠扬。谁问往事，曲曲送高昂。风尘仆仆初心志，那时光、几度涛狂。记沉舟侧畔，荒滩野壑，寒旧凄凉。

此景最难忘。现琼楼玉宇，宫阙花香。挥杆健步，听几段铿锵。乘风华艇齐天乐，燕鸥随、谈笑无妨。任醉归明月，诗怀浓墨，又问苍茫。

如梦令·五指山

梁粟

一山风云叱咤，昂首众山琼崖。海山老人瞻，再绘五指山下。山下，山下，翡翠山城如画。

咏金钗石斛（外一首）

吉军

金钗长在石，花开烹茶施。嘉宾今咏咏，从此天下奇。

游万州英豪港偶得

万波推万浪，一山守一港。渔家有小舟，日月济苍海。

白鹭湖晚景

江思鑫

春波碧波碧迢迢，一片虫鸣芦梢梢。向晚梨花香荡漾，万千白鹭正归巢。

椰乡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